



语音历史探索

——曾晓渝自选集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学者文丛



语音历史探索

——曾晓渝自选集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学者文丛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语音历史探索:曾晓渝自选集 / 曾晓渝著. —天津:
南开大学出版社, 2004. 10
(南开大学文学院学者文丛)
ISBN 7-310-02156-8

I. 语... II. 曾... III. ①汉语—语音—文集②少数民族—民族语—语音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H11-53
②H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6560 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肖占鹏

地址: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:300071

营销部电话:(022)23508339 23500755

营销部传真:(022)23508542 邮购部电话:(022)23502200

*

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9.75 印张 5 插页 242 千字

定价:24.00 元
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,电话:(022)23507125

出版说明

为纪念南开学校建立一百周年暨南开大学建立八十五周年，我院特编辑出版这套“南开大学文学院学者文丛”。

南开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校，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它是以私学典范的形象在中国现代教育中卓荦而立的。唯其如此，规模偏小、经费偏紧始终伴随着它发展的过程。但“南开难开，越难越开”，终于写下了值得自傲的百年历史。百年风雨，累积的经验很多，但足以使南开屹立于名校之林的首要经验是“学术精良”。所以，纪念南开百年，献上这部小小的丛书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
南开大学文学院是多学科的综合学院。建院之初，我们就提出了“学术兴院”与“互补共荣”的方针，文学、语言、艺术、传播，在教学中由互补而形成特色，在学术上因互补而拓展思路。这部丛书所收便是文学、语言、艺术等各学科部分学者的著作。又因为是纪念性出版，所以每人所选各随己意。学术论文为主自不待言，其他或兼有谈文论艺、自抒怀抱的小品点缀其间，以便读者切磋学术之余，也不妨近距离地一睹南开学人的风神。

愿南开之树常青。愿南开学术生生不已。

南开大学文学院

2004 年 8 月 2 日

目 录

- 《西儒耳目资》声韵系统研究 / 1
- 《西儒耳目资》的调值拟测 / 45
- 论《西儒耳目资》的语音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 / 58
- “《中原雅音》就是《中州音韵》” 质疑 / 75
- 重庆方言里古入声字的读音 / 84
- 荔波汉语水语现代音系的年龄差异 / 93
- 也谈平话的方言地位
- 兼论方言分区的有关原则问题 / 107
- 见母的上古音值 / 123
- 论水语声母 s- > h- 的历史音变 / 146
- 也谈水语全浊声母 ^mb-、ⁿd- 的来源 / 162
- 高田壮语的声调演变 / 175
- 论高田壮语 kw- 音节的特殊性 / 190
- 从妙齐提碑文溯緬语声调之源 / 201
- 汉语水语复音形容词的历史比较研究 / 219
- 中国水族语言里的汉字音 / 231

汉语水语的同源词 / 250

论壮傣、侗水语里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

——兼侗台语汉语接触及语源关系的思考 / 268

汉藏语言关系与关系词分层法 / 287

后记 / 305

《西儒耳目资》声韵系统研究*

提要 本文全面分析研究了《西儒耳目资》里用罗马字母描写的 20 个“同鸣字父”和 50 个“自鸣字母”，从而整理出书中所记录的明代末年汉语官话的声韵系统，其主要特点是：声母 21 个，有尖团音对立，尚无腭化音[Tɕ]组声母；韵母 45 个，无入声韵，鼻音-m 尾已经并入-n 之中；[uɔn]（官、贯）与[uan]（关、惯）仍保持对立。

零 引言

《西儒耳目资》成书于明代天启六年（1626 年），作者是明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金尼阁（Nicolas Trigault）^①。此书是为当时在中国的

*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“《西儒耳目资》音系研究”（1989），各章内容随后分作三篇论文先后发表，本文是其中的一篇。谨此向恩师刘又辛先生、林序达先生致以深挚的感谢！并向在写作过程给予我热情指教的鲁国尧先生、尹斌庸先生致以由衷的敬意和谢意！转瞬 15 年过去了，林序达先生、尹斌庸先生已先后逝世，如今在整理此文之时，对他们不胜感念！

① 金尼阁（Nicolas Trigault）（1577—1628），关于他的国籍，有两种说法：一种说金尼阁为法兰西人，持这种观点的有徐宗泽《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》（1947），杨森富《中国基督教史》（1985），《辞海》（1979）；另一种说金尼阁为比利时人，参见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（1983），德礼贤《中国天主教传教史》（1969），《陈垣学术论文集》（第一集）（1980）。我们从后一种说法。

西方传教士——西儒们所作的一部学习汉语汉字的手册。全书共分三大部分：第一部分“译引首谱”，这是关于汉语音韵的总论部分，其中有各种图表（有的相当于韵图）和对各图表的详细解说；第二部分“列音韵谱”，这主要是一个按韵排列的同音字表，便于据音查字；第三部分“列边正谱”，是一个按部首笔画排列的字表，便于据字形查字。

《西儒耳目资》用罗马字母完整系统地记录了明末官话音系，因其音素化的记音，所以虽说不是传统的音韵学著作，然而它的音韵学价值相当重要，是我们研究明末汉语实际音值的最好的材料之一。可是，由于罗马字母毕竟不是国际音标，加之作者的“十六世纪意大利语拼写法”^①以及对汉语语音的认识未必恰当，因此，要通过《西儒耳目资》了解时代语音，还需要进行认真研究。过去，曾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^②，但各家分歧较大，我们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，以求通过《西儒耳目资》，客观地反映出三百多年前汉语官话声母、韵母系统的面貌，为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便于大家借鉴参考的资料。

本文着重讨论《西儒耳目资》的声母、韵母系统（声调系统另有专文讨论）。在《西儒耳目资》中，作者金尼阁把声母称作“同鸣字父”，把韵母称作“自鸣字母”，因此，为讨论方便，下文中的“字父”、“字母”一般分别指《西儒耳目资》中的声母和韵母。

一 《西儒耳目资》的声母系统

在《西儒耳目资》中，作者金尼阁把声母称作“同鸣字父”，他

① 此据杨福绵的说法（Fu-mian Yang 1986）。

② 参见罗常培《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》（1930），陆志韦《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》（1948），李新魁《记表现山西方音的〈西儒耳目资〉》（1982）。

解释道：“喉舌之间，若有他物厄之，不能尽吐，如口吃者期期之状，曰同鸣。”（上册第 120 页）^①

金尼阁在书中一共列出 20 个“同鸣字父”，并分别用音标符号和汉字表示：

ç 则 ‘ç 测 ch 者 ‘ch 瘡 k 格 ‘k 克
 p 百 ‘p 魄 t 德 ‘t 忒 j 日 v 物
 f 弗 g 额 l 勒 m 麦 n 搨 s 色
 x 石 h 黑

其中左上方加有“‘”符号的，金尼阁称为“重音”，其余的叫“轻音”。所谓“重音”，金尼阁说是“自喉内强吹气至口之外也”（上册第 132 页）。实际上，“重音”就是送气的塞音、塞擦音。不过，金尼阁把“h 黑”也归在“重音”内，把这个擦音与送气塞音、塞擦音混同了。

下面，我们对这 20 个“同鸣字父”分类加以分析。

1.1 ch 者、‘ch 瘡、j 日、x 石

在《西儒耳目资》的“音韵经纬全局”（笔者按：即声韵调配合总表）中，“ch 者”声母字有 67 个，“‘ch 瘡”声母字 84 个，“j 日”声母字 37 个，“x 石”声母字 78 个。^②它们与中古《切韵》音系和现代普通话的比较情况如下表：

中古音	金氏字父	普通话声母	字 数	备 注
知、庄、章 澄(仄)、崇(仄)	ch 者	tʂ	64	约占 96%

① 本文所依据的《西儒耳目资》是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年影印本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册，共 918 页。

② 统计时，我们同时参照了《西儒耳目资》“列音韵谱”（即同音字表）中的收字情况，排除了错排字和个别易混的多音字，后同。

禅	ch 者	tʂ、tʂh	2	灼、捶
从	ch 者	ts	1	樊
彻、初、昌 澄(平)、崇(平)	‘ch 擦	tʂh	76	占 90%
禅	‘ch 擦	tʂh	3	酬、禅、蝉
船	‘ch 擦	tʂh	1	船
晓	‘ch 擦	ɕ	1	蓄
生	‘ch 擦	tʂh	1	产
章	‘ch 擦	tʂh	1	輶
书	‘ch 擦	tʂh	1	春
生、书、船、禅	x 石	ʃ	75	占 96%
禅	x 石	ø (y)	1	慵
禅	x 石	tʂh	1	纯
心	x 石	s	1	慢
日	j 日	ʒ	35	占 95%
以	j 日	ʒ	1	锐
疑	j 日	ʒ	1	阮

(表一)

以上统计表为我们提供了几条信息:

第一,中古知、庄、章三组声母在金氏音系中已经混同,其中知、庄、章三母合为“ch”,彻、初、昌三母合为“‘ch”。这与《中原音韵》不同,《中原音韵》的小韵大致是知二、庄为一类,知三、章为一类。由此可见,《西儒耳目资》所反映的明末官话音系语音进一步发展了,知、庄、章三组声母合而为一。

第二,中古全浊声母澄、崇已经清声化,演变规律为平声归送气的“‘ch”,仄声归不送气“ch”。

第三，中古全浊声母生、书和全清声母船、禅在金氏音系中已基本合为“x”。不过也有例外，具体为：

中古音	金氏字父	普通话声母	字数	备 注
船	x 石	ʃ	6	占 85%
	‘ch 瘡	tʃh	1	船
禅	x 石	ʃ	16	占 76%
	ch 者	tʃ、tʃh	2	灼、捶
	‘ch 瘡	tʃh	3	酬、禅、蟬

(表二)

上表中的“例外”字今普通话与金氏音系的归派基本一致。

第四，金氏的“j 日”声母字有 95%来自中古的日母，而所有金氏“j 日”母字在今普通话中都读作[z]声母字。

1.1.1 “ch、‘ch、x、j”四个声母的音值构拟

关于金氏“ch、‘ch、x、j”四个声母的音值，前辈学者的分歧较大，他们各自的构拟结果是：

金尼阁	ch 者	‘ch 瘡	x 石	j 日
罗常培	tʃ	tʃh	ʃ	ʒ
陆志韦	tʃ(i)	tʃh(i)	ʃ(i)	ʒ
	tʃ	tʃh	ʃ	
李新魁	tʃ	tʃh	ʃ	ʒ

(表三)

到底哪一种构拟更为合理一些呢？

在整理金氏韵母系统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属于中古三等、在《中

原音韵》中仍保留着-i介音的字^①，到金氏时已有相当一部分失去了-i介音。在《西儒耳目资》的“音韵经纬全局”中，属这类失去-i介音的字一共有134个，其中124个为“ch、‘ch、x、j”四母字。这也就是说，从《中原音韵》到《西儒耳目资》，失去-i介音的有92%为中古知、庄、章、日系字。这种现象我们设想是由声母造成的。从音理上分析，可能这几个声母的实际读音不易与-i拼合。这样，如果将金氏的“ch、‘ch、x、j”拟作易于与[i]相拼的[tʃ]、[tʃh]、[ʃ]、[ʒ]等，似不够妥当。

另一方面，在《西儒耳目资》中，“ch、‘ch、x、j”几母有的仍然可以与齐齿呼韵母相拼，比如：

中古音	《中原音韵》 韵母	金氏 字父	金氏 字母	普通话 韵母	例字
知三、章组	庚青二 iəŋ	ch、‘ch、x	im	ən、əŋ	贞逞胜
知三、章组、日	真文二 iən	ch、‘ch、x、j	in	ən	真陈申忍
书	侵寻二 iəm	x	in	ən	沈
书	尤侯二 iəu	x	ieu	əu	收首兽
知三、章组	先天一 in	ch、‘ch	ien	an	展
彻三、节、日	廉纤 im	ch、x、j	ien	an	闪谄
知三、章组	齐微一 i	ch、‘ch	i	ɿ	知耻

(表四)

由于以上现象，陆志韦先生将金氏的“ch、‘ch、x”拟为两套音码 tɕ、tɕh、ɕ (拼 i) 和 tɕ、tɕh、ɕ。他说：“金氏的者 ch、褚 ‘ch、石 x，在 i 之前作 tɕ 等，在别的元音之前作 tɕ 等，正像《国语罗马字》

① 中古音据丁声树、李荣合编的《中古音对照手册》(中华书局，1982年)，《中原音韵》音系拟音据宁继福《中原音韵表稿》(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5年)，后同。

的‘j、ch、sh’，我们断不可以把他的‘chi’拟成 tʃi 。”陆先生还说：“直至《西儒耳目资》、《五方元音》，照跟知都分得十分清楚。那时候的知又清清楚楚地是 tʃi，不是 tʃi，更不是 tʃi。知的卷舌化至多只能有三百年的历史。（……我不知道汉语何以能有 tʃi 或是 tʃi 那样的怪音……）”（陆志韦 1985，第 14 页）

我们认为陆先生的说法值得商榷，以下分几点讨论：

（1）将“ch、‘ch、x”分为[tʃ]等和[tʃ]等两套声母，这不太符合音位理论原则。“在 i 之前作 tʃ 等，在别的元音之前作 tʃ 等”，照此说，tʃ 和 tʃ 出现的语音条件是互补的。音位原理告诉我们，彼此相似并处于互补关系中的音素，如果它们不起区别词的语音形式的作用，就可以归纳为一个音位。金氏的“ch、‘ch、x”既与 i 相拼，也与别的元音相拼，符号上没有区别，可见，即使 i 之前的“ch、‘ch、x”与非 i 前的“ch、‘ch、x”有一点差别，也不形成对立关系，而仅仅是处于互补关系中的两个彼此很相似的音素，归同一音位。另外，陆先生说，直到《西儒耳目资》“照跟知都分别得十分清楚”，但事实上，金氏音系中的知、庄、章系声母是无法辨别的，比如同一个“ch”或“‘ch”声母字中，普遍包含了中古知组和照组声母字，而且既与洪音也与细音相拼，由此看，如果将“ch、‘ch、x”组声母一分为二，缺乏事实根据。

（2）陆先生认为汉语不可能有 tʃ+i 这样的怪音，所以拟出一套在 i 之前的 tʃ、tʃh、ʃ。我们认为，作为音位变体，金氏的“ch、‘ch、x”由于受介音-i-的影响，会产生类似于 tʃ、tʃh、ʃ这样的音是可能的，但是，如果在-i-之前就是音位 tʃ、tʃh、ʃ而不是 tʃ、tʃh、ʃ，那么，金氏音系就不会反映出当时中古三等韵字-i-脱落的现象，因为 tʃ、tʃh、ʃ一般是不会导致-i-的大量脱落的。这里我们将金氏“ch、‘ch、x、j”声母字的-i-介音消存情况展示如下：

《中原音韵》韵母	金氏韵母	普通话韵母	备 注
家麻二 i	a	a	金氏音系中-i-消失了，下同。
车遮一 i	e	ɤ	
鱼模二 iu	ou	u	
江阳 i	am	aŋ	
萧豪三 iu	oa	əu	
尤侯二 iu	eu	əu	
庚青二 i	em	əŋ	
廉纤 im	en	aŋ	
先天一 in	en	aŋ	
车遮二 i	ue	uo	
东钟 iu	um	oŋ	
真文四 iun	un	uən	
先天二 iun	uen	uan	
庚青二 i	im	əŋ	保留-i-的，下同。
尤侯二 iu	ieu	ən	
先天一 in	ien	aŋ	
廉纤 im	ien	aŋ	
真文二 in	in	ən	
侵寻二 im	in	ən	

(表五)

根据上表,《中原音韵》时仍完整保存-i-的各韵,在金氏音系中与“ch、‘ch、x、j”几母拼合时,绝大多数已失去-i-。而且,那几个仅存的、能与“ch、‘ch、x、j”相拼的韵母 im、ieu、ien、in,其中已显露出-i-脱落的迹象,比如:

《中原音韵》韵母	金氏字父	“音韵经纬全局”中的例字
尤侯二 iəu	ieu[iəu]	收、首
	eu[əu]	收、首
先天一 ien	ien[ien]	战、善
	en[ɛn]	战、善
廉纤 iem	ien[ien]	闪
	en[ɛn]	闪

(表六)

我们设想，造成-i脱落的原因很可能是：“ch、‘ch、x、j”几个声母的音值分别为卷舌音[tʂ]、[tʂh]、[ʂ]、[ʐ]。可是，这就意味着我们承认汉语曾有 tʂ+i 这样的音节形式，陆先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。的确，发[tʂi-]音节不是那么方便，但一种语言的音位系统并不是由方便易发来决定的，而完全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集团的语言习惯，这种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集中体现了语音的本质属性——社会性。社会性的语音规则与自然定律不是一回事。因此，明代汉语官语中 tʂ+i 这样的“怪音”是有可能存在的。当然，语音有其物理属性和生理属性，人类语音的发展演变始终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自然调整，以便读起来顺口，听起来悦耳。正因为如此，金氏音系中“ch、‘ch、x、j”声母字的-i才处于消失过程中，以至发展到今天的普通话音系，tʂ、‘tʂ、ʂ、ʐ几个声母只与开口呼、合口呼韵母相拼了。更有说服力的是，我们从现代汉语方言中找到了 tʂ+j “怪音”的实例^①：

例 字	今广大埔话 ^②	中古音地位
沉	tʂhim ²	知组澄母，深开三侵韵

① 参见袁家骅《汉语方言概要》第156页，文字改革出版社，1960年。

② 所引用的袁家骅《汉语方言概要》原书中大埔话的调类用传统的圈角符号表示，因打印关系这里改用序数表示调类。

深	t̚ʃhim ¹	章组书母，深开三侵韵
汗	t̚ʃip ⁷	章母，深开三缉韵
陈	t̚ʃhin ²	知组澄母，臻开三真韵
真	t̚ʃin ¹	章母，臻开三真韵
失	ʃit ⁷	章组书母，臻开三质韵

(表七)

这些实例，支持了我们关于明代官话中可能存在 t̚ʃ+i 这种语音形式的推测。

(3) 陆先生还谈到：“那时候的知又清清楚楚地是 t̚ʃi，不是 t̚ʃi，更不是 t̚ʃi。知的卷舌化至多只能有三百年的历史。”“知”的卷舌化历史究竟有多长？明末学者方以智（1611—1671）在《切韵声原》中对“知”字作了仔细地审音，他描述道：“细则‘知’以舌卷舐中腭……舌不抵齿。”（《通雅》卷五十）显然，在方以智时代，“知”读作卷舌音。从方以智的《通雅》（刊行于 1641 年）到陆志韦先生的《古音说略》（1943 年），相距时间已超过三百年，因此，应该说“知”的卷舌化至少有三百年或更长的历史。另外，《通雅》与《西儒耳目资》基本同时代，前者的“知”为卷舌声母，后者也可能同为卷舌音。金尼阁把“知”注音为“chi”，韵母是 i。金氏书中的“i”与今普通话的[i]、[ɿ]两个韵母对应。虽然金氏只用了“i”一个符号，但他已经察觉出“知”的韵母“i”其音值不同于“衣 i”。他说：“元母之三衣 i 用不用（甚、次、中）^① 未详，盖风气不同。有为甚，亦有为次，如‘知、纸’之类，但忒细易乱，故从便寻之用。一甚之中俱包之，未敢细别，余心未安故耳。”（上册第 154—155 页）。金尼阁明显感到了“知、纸”之类的韵母与“衣 i”不同，但因拿不准不敢细分，所

① 引文中此处的“甚、次、中”承前省。“甚、次、中”是金尼阁关于韵母分类的特殊用语，本文将在后面第二部分详细讨论。

以包括在“元母之三衣 i”之中。由于西方语言中无[ɿ]音，许多西方来华传教士对“知、纸”的韵母记法都多少有些困惑，不只是金尼阁一人。比如近代来华传教士们的相关记音如下：^①

	“衣”的韵母	“知、纸”的韵母
J.Edkins	i	ī
T.F.Wade	i	ih
C.W.Mateer	i	i
四川传教师	i	e
A.Vissiere	i	e
Flessing	i	i

(表八)

从以上选用字母的情况看，“衣”的韵母传教士们统一地用“i”，而“知、纸”的韵母却各不相同，由此可得出两点：（1）从明代开始，“衣 i”韵母与“知、纸”的韵母确实有差异；（2）尽管传教士们对“知、纸”韵母的标音符号不同，但可以设想其音值大致同[ɿ]。西方语言中有[i]却无[ɿ]音，传教士们凭自己的语音感觉，统一用“i”记他们母语里存在的“衣”的韵母，而用了一些与[ɿ]音相近的元音符号来记他们比较生疏的“知、纸”的韵母，这是完全可能的。所以，我们认为金氏“知、纸”一类的音值应是[tʃɿ]而不是[tʃei]。

综上所述，由于中古知、照、日系字的-i在金氏音系中大量消失，所以来自中古知、照、日系的金氏“ch、‘ch、x、j”几个声母就不宜拟作不易促使-i脱落的、像罗常培先生所拟的[tʃ]、[tʃh]、[ʃ]、[z]；又因为“ch、‘ch、x”在分别与-i和无-i-韵母相拼时可能产生条件变体而并未分化为两套音位，所以，陆先生所拟的两套音[tʃ]、

① 引自罗常培《国音字母演进史》（商务印馆，1924年）的附表二。